

冰川
◎作品

情断杏花天

她不应该走进后宫，只是因为不适合，
适合她的不过是夕阳古道、
小桥流水、一生一世一双人

十
花山文艺出版社



字



情断杏花天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冰川
◎作品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断杏花天/冰川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7
(宫心计)

ISBN 978-7-80755-623-7

I. 情…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012

作 者:冰川

责任编辑:申强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11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623-7

定 价: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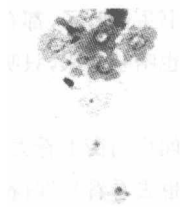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 | | |
|---------|----------|
| 第一章·001 | 第十一章·070 |
| 沾衣欲湿杏花雨 | 无知妃子陷祸患 |
| 第二章·008 | 第十二章·075 |
| 九霄环佩绝世珍 | 一层绮窗千山远 |
| 第三章·013 | 第十三章·081 |
| 宫车载入京华去 | 幕后黑手谁主宰 |
| 第四章·018 | 第十四章·087 |
| 后宫弄权风云变 | 烟雨梨院苦情词 |
| 第五章·025 | 第十五章·094 |
| 灾祸皆因红颜起 | 月黑风高夜逃匿 |
| 第六章·031 | 第十六章·099 |
| 瑶池仙妃凤来仪 | 异人无息入京师 |
| 第七章·039 | 第十七章·105 |
| 明珠失却帝心伤 | 命悬一线逃亡路 |
| 第八章·046 | 第十八章·111 |
| 金风玉露一相逢 | 相思意中兄弟仇 |
| 第九章·052 | 第十九章·118 |
| 妒火中烧施暴虐 | 凶险叵测后宫地 |
| 第十章·061 | 第二十章·124 |
| 浣院新添浣洗奴 | 初入宫闱见喋血 |

第二十一章·130	神秘莫测拢碧宫	第四十一章·282	前怨未消又深误
第二十二章·136	经年酒瓮现人疑	第三十一章·209	魔影重重复重重
第二十三章·142	深宫狼狽秘筹谋	第三十二章·219	红粉历劫兄弟仇
第二十四章·149	枯骨如山下掩	第三十三章·228	黯然离去秋杨陌
第二十五章·157	凶光时现使人惊	第三十四章·235	舟沉汪洋路几绝
第二十六章·162	珠胎暗结人生变	第三十五章·242	前度婉妃又重来
第二十七章·171	安府不安宏馆火	第三十六章·250	宁冒险急不相弃
第二十八章·180	肃毙奸邪撼宫苑	第三十七章·256	中秋宫宴惊魂夜
第二十九章·190	风闻珠结后苑动	第三十八章·264	祸累贤妃巧化解
第三十章·200	凶险暗藏观音殿	第三十九章·271	夜惊秋露寒意重
		第四十章·277	暗下毒药妒火重
			尾声·332
		第四十二卷·291	秋闹瑞光传喜讯
		第四十三章·297	天祥地瑞福祉日
		第四十四章·302	安仁堂上攻讦起
		第四十五章·307	不期寿堂变刑堂
		第四十六章·312	旧宫谜案终揭晓
		第四十七章·318	惊心动魄宫闹乱
		第四十八章·323	悄然离苑沾霜雾
		第四十九章·327	秦淮冷月花魂葬





第一章 沾衣欲湿杏花雨

二月的金陵，碧柳如烟，春花烂漫，一派江南明艳旖旎的风光。街市上，人来人往，商铺林立，真是一番繁华景象。在如潮人流里，有两位年轻人很是惹人注意，其中一位身着白色长袍，年约20余岁，面貌俊美，双眸如星，再加上挺拔秀颀的身材，宛如玉树临风，木秀于林，惹得街上女人不少目光。另一位是紧随白衣公子身后的少年，他个头稍小，却也是唇红齿白，相貌清秀，看打扮，似是大户公子的书童。

走到茶楼前，书童说道：“公子，今逛了夫子庙，玄武湖，走了不少路了，不如我们去茶楼喝口茶，歇会儿？”

白衣公子正饶有兴趣地欣赏两边街景，听到书童的话，也感到有些疲劳，遂说道：“也好！”说完，便进了茶楼。

上了二楼的雅座，茶客不多，只有一桌似是秀才的读书人在谈天说地。白衣公子拣了一处靠窗的座坐下，向伙计要了一壶上等龙井，轻啜了几口，说道：“到底是六朝金粉之地，也有几处好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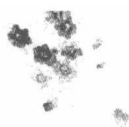
“是啊，公子说得极是，你看这桃红柳绿的，风光就是比京城好。”白衣公子听书童说到京城，瞪了他一眼。书童吓得一下噤了声，只是给公子添茶。

这桌没了声响，另一桌却谈得正欢，白衣公子不由得向那桌看去，这时一个衣着光鲜略显富态的书生说道：“绮红院今日有大热闹，大家可有听闻？”

“听闻了，唐年兄！”中间一个清瘦却精神饱满的书生笑道：“才艺双绝的苏苏姑娘今日要在绮红院临街的盛芳楼登台献艺。听说这姑娘才满一十四，长的天姿国色，绮红院的老鸨夏妈妈一直藏在深闺，悉心调教，从来不示与人。”

“柳年兄此言差矣！婊子怎能不示人？那不过是老鸨的伎俩，故弄玄虚，也只为以后能卖个好价钱，听说一曲就要百两白银。”另一个书生也道。

“听说这姑娘立誓只卖艺，不卖身，不如我们也去看看？”书生中有人提议。



“好极！”书生们听了，都有了兴致，谈话间很快就都下楼去了。

这时街上也嘈杂起来，只听有人在喊：“快开始了，再有半个时辰苏苏姑娘就要登台了！”

白衣公子闻声向街上看去，只见行人，商贩，此时都向一个方向拥去。

“走，我们也去看看！”白衣公子也放下茶碗道。

随着人流，走了几条街，刚才还明媚的天却渐渐阴沉下来。白衣公子来到一条两边遍开杏花的青石街上。

很快一座雕栏玉砌朱绮绣户的两层小楼，就映入他的眼帘。楼上垂挂白色的轻纱，上面高高赫然有“盛芳楼”几个贴金大字，楼下就是两扇朱漆大门，门上有匾额，写着“绮红院”的牌子，是进此楼的大门。

闲杂人大都聚在门外的楼下，等待能在此一睹佳人芳容。而一些达官显贵，豪门巨富，则大摇大摆下了轿子，走进楼里去了。

白衣公子没有进绮红院大门，而是站在人群里，不断四处打量。因为苏苏姑娘还没露面，他等待间就看着街边的杏花，此街的杏树长得极高。高过盛芳楼的楼角好多，而杏花也开得正艳，花团锦簇，素雅可人，风过时，就落下一层花瓣，空气里满是醉人的花香。

“来了！”人群里，有人说道，大家也都向楼上看去。

纱帘被揭起，出来的却是一个脂粉满面、徐娘半老的中年女子，她是这绮红院的老鸨云娘。只见她四下万福道：“诸位远来的贵客，诸位金陵的乡亲，绮红院得诸位帮衬，才有金陵第一的虚号。”

女子顿了顿，看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露出满意的笑脸，又接着道：“我们院的苏苏姑娘满一十四了，今日起即开门见客，经本院调教，诗书文章，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诸位雅客云集而来，都要见识苏苏才艺，刚经过几位贵人竞价，贾将军拔取头筹，出价五百两，听琴一曲，愿与大家共赏共乐。”

“乖乖，五百两，一曲。”人群传来一片啧啧声。

中年女子说完，又一款款万福退了下去。

纱帘重又被放了下来，可是影影绰绰地楼上已多了一个女子，白色纱里看不见她的容颜，只见一个曼妙的修长倩影，慢慢坐下，轻轻地调起琴音。

“咚……”仿佛几声泉流，未成曲，已有情。

人群一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人们的目光都向楼上投去。

这时，一阵琴声从纱帐里飘出来。犹如天籁般美妙动人。初时，缓慢清幽，如山间小溪水，明澈灵秀，经几次低回曲折，琴音渐开阔，宛如春江滔滔，水天漫漈。再后来，琴声愈来愈激越，竟似波涛拍岸，千重雪浪，夺人心魄。正当琴曲奏得让人如醉如痴时，骤然，一阵急风吹来，吹落了枝头无数粉瓣，漫天都是飞舞的落花，白色的纱帘一

瞬间也被高高卷起，一时间，纱卷花飞，飞花逐纱。盛芳楼被笼在一片花雨里，如梦如幻中，一位紫衣女子在帘后突显，她低垂螓首，青丝如碧，肌肤如雪，宛如素娥仙子，在纷纷而落的花瓣雨里，正以玉葱之指拨弄瑶琴。

“啊……”人们都呆了，痴了。

“美啊！”有人喃喃自语。

“月里嫦娥！”有人在叹息。

“瑶池仙品，看一眼，此生足矣！”有人在感慨。

……

白衣公子也痴了，那帘后的蓦然一现让他如睹天人，禁不住心旌摇曳。

他呆呆地站着，白色长袍沾满落英，而空气里，不知何时多了几分湿意，天空不知何时下起细微的雨来。

怔了一会儿，白衣公子突然大步向绮红院的大门走去，身后的书童忙跟了上去。

盛芳楼上，坐满了名门显贵。白衣公子在楼上的边角寻得一个座位。和他的书童坐了下来，向四下里打量。

“贾将军出手阔绰，千金拔取头筹。我等才有机会聆听妙曲。”有人道。

白衣公子闻听此言，见前面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知道他就是刚才五百两听琴的贾将军。可他心思都在刚才惊鸿一现的佳人苏苏身上，他只向她看去。果然，近处再看，眉如远黛，目若秋水，色如春晓之花，态比颦颦西子，说不尽娇媚风流之态。

“这样的人，竟落风尘。”白衣公子心下不由惋惜，叹了一口气。

“小侯爷到。”一声洪亮的声音在楼上响起。

白衣公子随众人寻声看去，只见一个年轻的华衣男子在几个壮汉的相拥中出现在楼上，他正是金陵崇武侯之子尹飞，大约二十岁，面相也算细致，只是眉间一丝阴郁，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楼上的一群人都恭敬地站起，向尹飞行礼。云娘也媚笑着向他道万福，众人如众星捧月般将他让到最前面的一张桌子前。尹飞很霸道地坐了下来，向云娘道：“听说苏苏姑娘今日出阁，原要早来的，只是京里有客来，耽搁一会儿。”

“小侯爷是百忙的贵人，能踏足我们绮红院，就是给我，和苏苏天大的脸面了。”云娘半娇半谄媚地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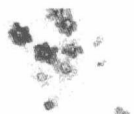
“苏苏姑娘怎不见礼。”尹飞谄媚的话听得太多，并不见得有何表情，只是问着苏苏。

“苏苏，小侯爷来了，还不快过来见礼。”云娘叫苏苏道。

苏苏只得起身，款款而行，来到尹飞面前，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

尹飞的目光在苏苏的脸上停留一会儿，才收了回来。

云娘向尹飞道：“我们家苏苏姑娘不仅曲子弹得好，书画，对弈，无所不精，是金陵



脂粉群里的第一才女，最是懂得风雅。不知小侯爷要是对对吟诗，还是要作画听曲？”

尹飞阴笑了一下，转瞬即逝。缓缓道：“哦，苏苏姑娘真是名不虚传，天姿国色，本侯想邀她进府一叙。”

“这……”老鸨为难起来，看着苏苏不语。

“谢侯爷厚爱，可苏苏不愿前往。”看着云娘的神情，苏苏知她胆怯，而且她闻听小侯爷荒淫好色，声名不佳，若去侯府，断没有好结果，于是她断然拒绝道。

“你出来就是做这生意的，怎么今天如此让本侯扫兴，我出五千金，你看如何？”尹飞很不耐烦，更是不屑。

“我不愿意，请侯爷不要强求。”苏苏斩钉截铁道。

“你？”尹飞恶狠狠地盯着苏苏，道，“你一个青楼女子，敢不识本侯抬举？”

“青楼女子如何？苏苏不幸落入风尘，是上天不怜。并非苏苏本愿。”苏苏迎着尹飞的威逼目光，毫无畏惧。

“若本侯强求呢？”尹飞一脸骄横。

“那苏苏即刻从这盛芳楼上跳下去。”苏苏一脸决绝的神情。

“好！那你跳给我看。”尹飞冷冷地说道。

“小侯爷，不可！”人群里有人高喊一声。白衣公子和众人寻声看去，只见一个瘦书生站了起来，正是茶楼那柳姓书生。

“你是什么东西？”尹飞看了他一眼，向左右使了一个眼色，两个狼虎一样的壮汉把他揪出，拖到小侯爷面前。尹飞一甩手，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血立刻从他的嘴角渗了出来。

苏苏见一书生为自己挨了打，不由心酸，她向他深深行了一礼，投去感恩的目光，一行清泪也簌簌而下，她知道骄淫的小侯爷决不会罢休，今日她难逃此劫，只见她快步走到栏杆前，一纵身，就跳了下去。

“啊！”楼上楼下都是惊呼声。

人们没有想到，热热闹闹一个盛会竟生如此变故。

只见空中衣裾飘摇，还如花似玉的女子就要赴向黄泉，魂飞湮灭。很多人已捂住双眼，不忍再看。突然，一个白色身影像箭一样，急速地冲了下来，同时一条白丝带如同灵蛇，向半空的苏苏飞去，立时就缠住苏苏的纤腰，只见丝带一拉，苏苏和那白影就一起飞上楼去。

楼下人看得目瞪口呆，楼上人也恍在梦里。直待他们清醒才看见一位白衣公子，将刚才跳下楼的苏苏姑娘揽在怀中，那公子白衣飘飘，神情俊朗，一派轩昂之气。

云娘看见苏苏还安然无恙，喜悦地叫道：“苏苏！”

被尹飞打出血的柳絮絮也情不自禁地露出惊喜的微笑。

尹飞看着这一幕，不理睬别人呆如木鸡。讥讽地拍手道：“好一个英雄救美。”

白衣公子冷冷看了他一眼，说道：“若非侯爷苦苦相逼，又何来本公子英雄救美？”

见这公子一脸倨傲，又出言毫不客气，尹飞面色变了，金陵还不曾有人这样和他说话，他阴狠一笑道：“你救了她又如何？只要她不死，难道还能逃出本侯的手掌心？”

看到小侯爷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又听到他咄咄逼人的话，苏苏不由心里一凛，再看看飞身相救的公子，面若白玉，目如寒星，俊美得如同仙客一般。又转念虽有他此时相救，不知他是何来历？也不知能惹得起这位金陵第一霸道的小侯爷不？

白衣公子见苏苏骤然面色转变，又复悲戚，不由怒从心起。反驳道：“那倒也未必。”

“哼，”尹飞白了白衣公子一眼，心想，看他那只有一书童相伴的身份，不过就是家境略显盈余的小家公子，怎能比他功勋之后，财大气粗。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

于是向云娘道：“云娘，本侯要以万金买苏苏到府伺候，你意下如何？”

“万金！”云娘和一楼的人都看尹飞。

“我出两万金。”白衣公子高声道。

尹飞有点不相信地看了白衣公子一下，可他志在必得，只听他说道：“三万！”

“五万！”白衣公子毫不示弱。

“你？”尹飞此时怎么也看不出这公子是何来路，竟是如此挥金如土。听他的口音，大概来自北方，想必是北方的商贾巨富之子。可这公子看来还有些武功，竟是不好对付。他思忖片刻，有了主意，只见他把目光投向金陵府尹。

金陵府尹会了意，一拍桌子，向白衣公子大喝道：“大胆狂徒，敢在绮红院扰乱！”

白衣公子看了那官员一眼，说道：“成知府，怎么刚在你的辖地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你不问不管。对我一个救人性命的倒先问起罪来？”

“是啊，买苏苏姑娘公平竞价，这位公子并未违反王法，又怎么说他有扰乱之罪？”柳书生也不屈地帮腔道。

金陵府尹听到两人诘问，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你们目无官长，即使没有扰乱之罪，却是以下犯上。”这时，那个贾将军插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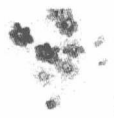
白衣公子一笑，说道：“贾道生！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看来今日你一定要治本公子罪了。”

“是！”贾道生不怀好意地笑着，挥了挥手。

“哗”一群便装的大汉将白衣公子团团围了起来。

“你们好大胆，都退下！”

白衣公子的书童冲了过来，直向大汉们而去，但壮汉们却一点也没把个小童放在眼里，一把就将他推翻在地。书童迅速地又爬了起来，还要再拼命。见书童还要吃亏，白衣公子道：“小贵，你退下！”同时还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小贵不敢违抗地退在一边。



正当一场打斗在所难免，人们都万分紧张注视时，只听见一声低沉而无比威严的喝令声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楼上已多了一位高大的紫衣老者，他年约五旬，双目灼灼。还有几个异常彪悍的男子紧跟其左右。

“老侯爷！”很多人都认出他了，不约而同地叫道并立刻恭敬地行礼。因为他就是江南最显赫的世家，曾为本朝开国皇帝左膀右臂，立下赫赫战功的崇武侯尹修之子尹峰。只见他面有怒色，径自向尹飞而去。

小侯爷尹飞突然没了刚才的骄横意气，仿佛茄子突然遭了霜打，急忙向尹峰行礼，尹峰一扬手，“啪”地掴了他一个狠狠的耳光，怒冲冲道：“你这逆子，不好好在府里读书，修身养性，图以后为国出力，反而在此惹是生非，差点出人命。”

尹飞挨了一耳光，低下头。那些刚才还张牙舞爪的官吏们，也吓得不敢吱声，而围在白衣公子周围的壮汉等，也都识相退下。只见尹峰向白衣公子拱手道：“英雄莫怪，尹峰教子无方，请英雄恕罪。”

白衣公子还礼，道：“早听说崇武侯谦恭明贤，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尹峰又向紧依白衣公子的苏苏道，“苏苏姑娘，这孽障无故搅扰绮红院，害姑娘轻生，本侯定当严惩。”接着，尹峰向身边的壮汉道：“来人，将这孽障押回，禁足三个月，不准他出府半步。”说完，尹峰带着尹飞就离开了。

那些地方官绅，豪门名士见他走了，也都相继离开，渐渐地连看热闹的也散尽了。

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灾祸出奇地化解，苏苏不禁涕泪俱下，她万分感激地望着白衣公子，此时白衣公子对她温柔一笑，她的心湖顿时泛起层层涟漪。

“今日多亏这两位公子，不知公子们仙乡何处，又如何称呼？”云娘笑吟吟地拉起苏苏，一起向白衣公子和柳书生道谢。

白衣公子道：“在下京城人氏，姓王，名子游。”

柳如絮也道：“柳如絮，金陵人氏。”

“原来是王公子，柳公子。”云娘又施一礼，道：“王公子今日以五万金赎得苏苏，看公子家世，实在是苏苏之福，只是苏苏原是官妓，若要从此脱身，只怕还要地方上的文书。不知公子？……”

“官妓？”王子游看了苏苏一眼，因为但凡官妓都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只是因为家里人犯了罪，才被发卖青楼，怪不得这女子如此骨气奇高。于是他道：“这脱籍一事，在下尽快办。”

“好！”云娘高兴得心花怒放。

王子游见云娘如此高兴，知道这老鸨都是极爱财之人，只是这云娘能许苏苏卖艺不卖身，还不是十分利欲熏心，再想他此来金陵，苏苏暂时不宜带在身边，况且自己现在并无安置之处，不如先住这里三五日，随后再接。想到此处，他拿出五张万两的龙头银票，说道：“在下还有事要办，苏苏还要请妈妈再多照顾三五日，事后即来接

她，可否？”

“当然可以！咱们这院后园里就有一处屋子，那里很安静。”云娘笑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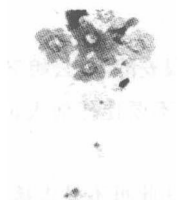
“好极，那就有劳妈妈了，我去后请妈妈照顾苏苏，不要让任何人再见她，也请院里的姐妹不要说出苏苏的去处。”

“公子放心，我看苏苏如同自己女儿般，她跟了你，从此再不是青楼卖笑之人。谁要再招惹她，云娘是不允的。”云娘郑重地说道。

王子游轻轻地点点头，道：“寻常人他自是不敢，只是崇武侯的那位世子，看来不是善类，我怕你拦不住他。这样，我家和本省总督很有渊源，若有不测，你可派人去总督衙，将这个给他。请他弹压。”王子游说着，就拿出一个白色的蟠龙玉佩，交给云娘。

“那我走了，你好好珍重！”王子游的目光转向了苏苏。

“你也珍重！”苏苏看着王子游，满目依依不舍。



第二章

九霄环佩绝世珍

崇武侯府里，尹飞被禁锢在他的书房中，几天都没得出去。他异常烦躁，在书房里恨恨地走来走去。贴身小厮福星送来茶水，他一把就把茶碗打翻。“啪！”一个精致的景德镇瓷碗立时摔得粉碎。福星早也习惯了他的坏脾气。还是笑着说：“爷，可是为出不去门生气？”

尹飞骂道：“狗奴才！关你几天你试试？”

“我的爷，您消消气，小的有喜事告诉您。”福星见尹飞骂他，也不管，只是说道，“侯爷今儿早起到梁侍郎家去了。”

“真的？”尹飞喜得大叫，但他立刻就又想起了一件事，“我让你打听的事你可打听清楚？”他道。

“清楚了，我昨天去了。听绮红院的姑娘说，那和爷作对的小子姓王，叫王子游，京城来的，有事走了。”

“那个贱婊子呢？”尹飞骂道。

“她呀，还在绮红院，听说姓王的小子过几天才接她。”

“好，太好了！”尹飞听说苏苏还在，兴奋地搓起手来。他向福星吩咐道，“快去召集人手，咱们先把那贱婊子抓来！”

正当他们要出门，一个遍身绮罗的美艳妇人和一个妙龄的俊俏女子在大堆的丫鬟簇拥下走了过来。尹飞一看，原来是他的母亲华国夫人和妹妹尹霞来了。他只好止了步子，站在一旁。“你要去哪里？你父亲的话你也敢不听？”华国夫人板起面孔。

“他怕是还惦记着那位苏苏姑娘呢！”尹霞在一边讥讽尹飞道。

听尹霞说破自己，尹飞恨恨地瞪了尹霞一眼。

“没出息！”华国夫人的声音低沉了起来道，“听说京里有密使来了金陵，你却在绮红院里一味胡闹，差点逼死人命，万一这事传到朝廷，传到皇上那儿，你叫你父亲

怎么做？”

“密使有什么可怕？咱们家可是功勋之后！”

“祖上的荫庇也得要好好珍惜！”尹霞一向不喜兄长的狂妄自大，所以她道。

华国夫人闻言，很赞同地道：“还是你妹妹知晓道理，你也该向她学学。”

尹飞见他母亲夸尹霞，心里很不服气，于是他阴阳怪气地说：“妹妹说的自然不错，父亲从她小就着意培养，她将来是要进宫当娘娘去的。”

“她当娘娘不好吗？”华国夫人不理尹飞的怪里怪气，说，“飞儿，你倒提醒了我，过一个月就是你妹妹选秀的日子，家里有很多事要准备，你哪也别去，不准再给你爹添乱！”

见母亲如此说，尹飞知道今日想出门无望，他向福星使了个眼色，福星立时会意。

晚间的绮红院，红灯高悬，客来客往，人声鼎沸，欢歌笑语。云娘正满面含笑迎来往，一位长相英俊，衣着华丽的年轻公子带着两位随从走进门来。一个腰悬宝刀，一个抱着琴袋。云娘忙上前招呼，那位公子随手就递上一锭元宝。说道：“听说此间有一位绝色佳丽，叫做苏苏的，是风雅之人，我想去会会她，不知她可有空？”

云娘见他要寻苏苏，忙笑道：“爷，你有所不知，苏苏姑娘已经有了人家，不做这倚栏卖笑的营生了。”

“这我听说了，可是据说她还在你这绮红院中！”年轻公子道。

“哦，赎她的王公子有事，先让再住几日，可她已经不见客了。”

“我倒也无他意，只是听说她琴艺奇高，我亦有此好，所以从扬州赶来，特来领教她琴之妙音，请妈妈行个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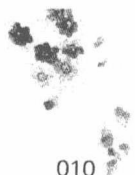
“这个，怕是不行！”云娘婉拒道。

“妈妈！我此处有一架琴请你呈给苏苏姑娘，说明我来意，若她不肯见我，此琴就当送与她了，我再不强求。”年轻公子极不甘心。

见这公子斯斯文文，又说得言辞恳切，不是那般胡搅蛮缠之人，云娘招手叫过一个小伙计，吩咐她把琴送进去，又嘱咐了她几句，云娘把年轻公子请到一边喝茶。

一会儿，小伙计回来了，说道：“苏苏姑娘请公子进去！”

苏苏在灯前，仔细地看那丫鬟送来的这架琴。只见它浑厚古朴，通体髹紫漆，遍布小蛇腹断纹，纯鹿角灰胎显露于磨平之断纹处，底面及其两侧鹿角灰下以葛布为底。龙池凤沼均作扁圆形，贴格为一条桐木薄片接口于池沼右侧当中。腹内纳音微隆起，当池沼处复凹下呈圆底长沟状，琴背池上方刻篆书四字，苏苏看到这几个字，不由心狂跳起来。池下方刻篆文“包含”大印一方，池右刻“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黄书十字；左刻“冷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行书十字及“诗梦斋印”小章一方。琴足之上刻“霭霭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苏轼记”苏书23字。凤沼上方刻“三唐琴榭”椭圆印，下方刻“楚国藏琴”印一方。腹内左侧刻寸许楷书款“开元癸丑三年



斫”七字。

“九霄环佩”，真的是九霄环佩。相传此琴是唐几代琴匠雷氏所出，清音曼妙，犹如仙娥之环佩。由此而得名，宋代时，黄庭坚和大文豪苏轼都在此琴上留下印记。苏苏摩挲着琴上的几个篆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正当苏苏对着古琴如醉如痴时，一位公子在几人簇拥下走了进来，苏苏看他英气勃勃，气度逼人，知道他就是送琴之人。她忙向他施了一礼，道：“才听妈妈说，公子不嫌路途遥远特从扬州而来，要和贱婢切磋琴艺，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见苏苏语气十分恭敬，年轻公子知道她一定认出这架九霄环佩。再看她柳眉杏目，秋波流转，行如弱柳迎风，一副动人的风流姿态，不由大骇，原来她比传说的还要美啊！

“公子？”苏苏又叫了他一声。

“哦，”年轻公子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有些窘迫。急忙道，“鄙人姓安，安千山。”

“原来是安公子。”苏苏微笑着，“听说公子很有雅趣，送来的琴更是绝世之珍，只可惜贱婢资质愚钝，怎配弹九霄环佩。”

“九霄环佩！”云娘大吃一惊，原来这安公子才送来的琴竟是它，可是安公子刚才说苏苏若不肯见他，也愿送此琴给她，云娘走上前去，看着那架价值连城的宝贝，果是不同凡物。她又看了看安公子，锦衣绣服，眉目间气定神闲，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不凡的气势。

安公子见苏苏一味谦恭，先在琴前坐下，弹奏了一曲《梅花三弄》，不愧是九霄环佩，苏苏和云娘都醉在优美如同仙曲的琴音里。仿佛看见水边的梅花，风弄清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正当此时，一群黑衣蒙面大汉突然手执明晃晃的大刀闯了进来。

云娘和苏苏吃了一惊，但安千山看也不看那些黑衣蒙面人，只是像原来一样，专注地弹着琴。

“闲人闪开！我们只是要苏苏姑娘。”领头的黑衣人向安公子喊道。

安千山头还是不抬，似乎这屋里没有他们的存在。

他的表现令黑衣人不禁勃然大怒，那个领头的黑衣人挥起大刀，向他的九霄环佩砍来。见一件绝世之宝将要毁于一旦，苏苏惊叫了一声。“咣”一声响亮的金戈相撞之音，黑衣人的刀被安千山的佩刀随从半空给拦住，黑衣蒙面人见有人拦他，遂抽刀向佩刀随从砍去，后面的黑衣蒙面人也一起冲了上来。“噗……”只听得几声声响，几个黑衣人转眼间已栽倒在地，血汨汨地流了出来，地被染红了一片。

“小心，血都溅在九霄环佩上了。”安千山不满地责备了一句他的随从。

后面的黑衣蒙面人一起怔了。看到同伙的尸体，不知谁说了个“撤”字，都没命似的逃跑了，佩刀随从还要追，安千山止住了他。

云娘看到地上的几个尸体，吓得魂飞魄散。她这里是青楼，出了人命，她肯定脱不了干系。惹上官司，轻则舍财免灾，关门歇业。重则倾家荡产，性命不保。

正当她万分懊悔不该招惹这煞星安千山来时，佩刀随从已掀开黑衣蒙面人脸上的黑布，云娘一看，登时手足发凉，那不是崇武侯府里小侯爷的跟班福星吗？苏苏也认出了他来，那天他就陪在尹飞身边，原来他们是尹飞派来劫持她的。

见死人把云娘和苏苏吓得六神无主了，安千山神色自若地对云娘道：“你去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丁，把这几个尸首抬着到两江总督衙门。”又对他的佩刀随从道，“骁勇，你带上我的令牌，和云娘一起去。”

云娘见此番安排，才放下心来，她已经感觉到，这安公子大有来头。

等一千人走了，安公子却还是余兴未尽，他看着苏苏道：“不才已献丑，可还未聆听姑娘妙曲。”

苏苏才受了惊吓，心兀自狂跳，见安公子竟和无事一般，也只得勉强一曲，她弹奏起了春江花月夜。但闻琴声冷冷，若同春夜之水波光闪闪，春夜之花月，风姿卓绝。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随着飘散的清音，安公子兴致勃勃地吟着张若虚的诗句，沉浸在春江花月的意境之中，苏苏也深受感染，这九霄环佩的清音，仿佛将诗情都呈现出来，“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美丽的春夜里，诗人又发出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对人生短暂的忧伤，和对生命代代不息的欣慰。感悟中，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

一曲终毕，安公子看着终于面露悲色的苏苏，知道她的离情已被深深触动，因为据他所知，三天了，那个把她寄存在这里的王公子并没有来。他看看她，心里生出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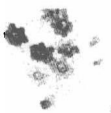
云娘很快就回来了，而安公子留下了那架琴，已经走了。

“苏苏，不得了了！”云娘一进门就失态地说道。

“怎么了，妈妈？”苏苏不知发生了何事。

“我们真的遇上大贵人！”云娘高兴地喜不自禁，“你知道吗？我才把那些死鬼送到两江总督衙门，那个叫骁勇的亮出安公子令牌，参将佟大人把我们恭迎到内衙。骁勇说出那几个人，要刺杀安公子，被他杀了，佟大人一点都不敢为难，还说以后绮红院有事可以去找他，最后又毕恭毕敬地把我们送了出来。我猜那安公子一定是京里的大官，比崇武侯还要厉害的人物。”

“是吗？”苏苏淡淡地说。其实她早看出，这个安公子不简单。试问，普通人谁能拥有九霄环佩，会把价值连城的东西轻易给她，还有他的随从可以轻易地要了几个人的性命，而他却没事人一般？



“苏苏，看来你，又遇贵人相助！”云娘正说着，却看苏苏眉间一丝清愁，于是劝慰道，“王公子才不过走了三五日，怕是事情棘手，再过两日一定就来了，你不用担心！”

“可我心里总宽慰不了。”苏苏见云娘好意开解她，更是伤感。再想到，她自小来到绮红院，云娘都对她很照顾，并不像别的青楼，妈妈都把女儿当成摇钱树，不顾死活地折磨，就连她提出卖艺不卖身的要求，她也都答应了。想到此处，不由得簌簌就流下泪来。

“好好的怎么哭了？”云娘见苏苏落泪，不解地用她的帕子替她拭去泪水。

“妈妈，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云娘听到苏苏问这话，她轻轻地笑了。说道：“傻孩子，你以为我愿意做这损德的生意，我也是生计所迫，没办法，你从小就卖到我这里，聪颖乖巧，现在看你出落得这般姿容，这般品行，怎么忍心逼你走那一条路？而且，我以前还曾受过你父亲的恩惠。”

“父亲！”苏苏的心如被冰凌冰了一下。

她想起，在那个漆黑的雨夜，他们一家人在熟睡。忽然，如狼似虎的一群人闯了进来，把她从熟睡中掀起，父亲，母亲，哥哥，一家的仆役老老少少，都被用绳子绑了起来，那一年她才三岁。

后来她到了绮红院，那时她太小了，很多事也不懂。

“云娘，你知道我家的事吗？”苏苏抬起哭泣的大眼。

“不，我不知道！”云娘见苏苏问起她的家世，突然住了嘴。说道，“不早了！”嘱咐她早睡后，就匆匆地离去了。

苏苏有些狐疑，怎么，她的家世难道有什么秘密吗？为何从来没有人提起。想了一会儿，没想出个所以然，不由又想起王子游来。不知他到底在何处，事情办得顺利吗？怎么还不来接她？小侯爷看来很不死心，若他再来该怎么办？